



# 苦難的啓示

施明德

施明德的被捕是台灣大逮捕的一個高潮，他在許多台灣同鄉心目中，是一個反迫害的英雄，他再度被捕會使許多人流淚憤怒。他曾兩度陷身政治牢獄，先後坐牢十五年，終身受辱，牙齒一顆不留。有人說，施這次不會被槍斃，而會被國民黨活活折磨死。

下面是他在「春風」第二期刊出的一篇受難經驗「苦難的啓示」。

火燒島是一個位於台灣東部，孤懸於太平洋上神祕而又寂寞的小島。自從日本統治者發現它是放逐囚禁犯人的最佳場所以後，這個小島的「特殊住民」終於使它更為名符其實——被火燃燒似的土壤，被火燃燒似的命運。

火燒島不生長水果，蔬菜也遠不足島民的需求。最近幾年，它的民生必需品都仰賴兩

艘交通船作不定期的補給。如果風平浪靜，除了水果較缺乏，物價較昂貴外，情況還勉強可以維持。只是每逢颱風季節來臨，個把月沒有水果和蔬菜總是常有的事。每當此時，我們對那帶有草腥味的蔬菜就格外懷念。

有一天，房內最傑出的伙食專家陳水泉兄忽然心血來潮，提議自己設法在押房內孵豆芽菜。陳兄說，生豆芽伴麻油、大蒜，是一道可口的好菜。全房熱烈贊成。於是我們申請購買綠豆和一個兩磅容積大小的塑膠罐。

這些東西先後買到了，我們沒有任何刀鑽、鉄器，只好用原子筆尖在罐底鑽十來個小洞，再把泡了一夜，已吐露細芽的綠豆裝入罐內。每兩小時，打開罐子，沖進清水，讓水自己從罐底漏掉。這樣，豆芽才不會因發熱而腐爛，也不會

因積水而喪失生機。日夜復新，三天半我們就有了可以佐餐的新鮮豆芽菜。

當我們歡欣地把豆芽倒入臉盆，清理掉豆殼時，我很奇怪地發現：同樣一批豆所孵出的豆芽菜，有些是彎彎曲曲根鬚很長；有些是又瘦又長還長了兩瓣微綠的小葉子；有些長短適中，粗粗壯壯，看起來真是生氣盎然，蘊藏無限活力。面對這種異象，我默默地從品種的優秀，吃水量和採光度等等因素，推究其原因，却得不到合理的結論。再經過好幾次孵泡的觀察，我終於發現了一項普遍性的特徵，也得到一個答案：凡是那些彎彎曲曲或又瘦又長的豆芽，都是生長在最上層或外緣部位的。那些被困在最內層，負荷最大壓力而又無可逃避的豆芽，却都長得粗壯結實，活像白武士。

我把這項結果告訴木桌兄，他猛拍一下大腿，很興奮地說：「在家裡孵豆芽都得用大石頭或什麼重物壓在上頭，就是這個道理！」

最上層和外緣的豆芽，它

有較空曠和舒適的環境，任其自由生長，沒有重大的負荷來刺激它的培育更大更強的生命力。在整個生長過程中，它們可以說是順遂而沒有遭遇挑戰的。但是，那些被困在最內層的豆芽，它們的空間擁擠、有限，又必須承受來自上層和四週的同類所加之於他的壓力和擠迫；同時他們又不像上層和外緣的豆芽那樣，可以輕易地把它們在生長過程中所散發的熱加以排遣。這一不利的各項環境，迫使它們必須不斷地增強其體能，激發其潛力，以便承受壓力和含蓄更多的水份，來保全自己的生存以及追求發展的機會。這就是一般人孵豆芽都得壓以重石的緣由。這也就是最內層豆芽會長得最壯碩、最具活力的真正理由。

舒適是令人愉悅的，却最能腐蝕潛能。逆境是痛苦的，却為造就任何成就所必須。史學家湯恩比（Arnold Joseph Toynbee）在其巨著「歷史之研究」中，就曾反覆證明人類文明的成長，乃是「挑戰」與「回應」的結晶。挑戰，可以說是壓力、危機或逆境；回

應，則是对挑战竭智竭力所採取的应付方式。沒有挑战，不会有回应，便沒有產生文明的机会或可能。不断的挑战，導致不休的回应，於是便構築起五彩繽紛奪目的文明。個人、民族似乎也有孵豆芽一樣，有他的成就脈絡。

更深入眠，從囚窗遠眺天宇，听浪涛拍击礁石，細細緬懷台湾四百年來的悲哀史實，細細咀嚼自己十餘年來血淚凝聚的遭遇，我突然不再沮喪，不再痛苦。頃刻間，我為台湾人民、為我個人及和我同樣命運的人們感到驕傲和喜悅！並充滿自信！

(一九七五年九月卅日於火燒島)

——抄自東田納西台湾同鄉會鄉訊

# 歸國學人 古月說

「姑妄言之妄听之，豆棚瓜下兩如絲，料在厥作人間語，閒听秋魂鬼唱詩」

## 一、兩個心向

話說古月老人(双姓古月，單名說，缺德的學生罵我「胡說」)。有一天，在公園裡陪孫兒玩棒球，對面來了一對五十外歲的阿山仔夫婦，他們听到我跟孫兒在講「台、中、美」混合話，就跟我聊起天來。一段半自我介紹的開場白之後，他們就開始感嘆美國生活單調，無聊等等(先生先到非洲投資一年，全家才移民來二個月)，他們很懷念生活在台灣的「威風」，「方便」，和「舒適」，最後那位王西鼎太太(不是台語的「往西走」)很感慨地說「台湾最近實在太危險，快撐不住了，早晚會出大

潮流終浩蕩



民主永不死

1979年11月9日，施明德攝於火燒島(綠島)。—23—